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史 繹

(六十)

馬驢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史 繹

(六十)

撰 驢 馬

書 叢 本 基 學 國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釋史卷六十四

春秋第三十四

晉悼公復霸

【國語】晉孫談之子周適周。事單襄公。立無跛。視無還。聽無聳。言無遠。言敬必及天。言忠必及意。言信必及身。言仁必及人。言義必及利。言知必及事。言勇必及制。言教必及辯。言孝必及神。言惠必及飭。言讓必及敵。晉國有憂。未嘗不戚。有慶。未嘗不怡。襄公有疾。召頃公而告之曰。必善晉周。將得晉國。其行也。文。能文。則得天地。天地所胙。小而後國。夫敬。文之恭也。忠。文之實也。信。文之孚也。仁。文之愛也。義。文之制也。知。文之與也。勇。文之帥也。教。文之施也。孝。文之本也。惠。文之慈也。讓。文之材也。象天能敬。帥意能忠。思身能信。愛人能仁。利制能義。事建能知。帥義能勇。施辯能教。昭神能孝。慈飭能惠。推敵能讓。此十一者。夫子皆有焉。天六地五。數之常也。經之以天。緯之以地。經緯不爽。文之象也。文王質文。故天胙之以天下。夫子被之矣。其昭穆又近。可以得國。且夫立無跛。正也。視無還。端也。聽無聳。成也。言無遠。慎也。夫正。德之道也。端。德之信也。威。德之終也。慎。德之守也。守終純固。道正事信。明令德矣。慎。成端正。德之相也。爲晉休戚。不背本也。被文相德。非國何取。成公之歸也。吾聞晉之筮之也。遇乾之否。曰。配而不終。君三出焉。一既往矣。後

之不知。其次必此。且吾聞之。成公之生也。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。曰。使有晉國。三而畀驩之孫。故名之曰黑臀。於今再矣。襄公曰。驩。此其孫也。而令德孝恭。非此其誰。且其夢曰。必驩之孫。實有晉國。其卦曰。必三取君於周。其德又可以君國。三襲焉。吾聞之大誓。故曰。朕夢協于朕卜。襲于休祥。戎商必克。以三襲也。晉仍無道而鮮胄。其將失之矣。必蚤善晉子。其當之也。頃公許諾。及厲公之亂。召周子而立之。是爲悼公。

【左傳】成公十八年。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。生十四年矣。大夫逆于清原。周子曰。孤始願不及此。雖及此。豈非天乎。抑人之求君。使出命也。立而不從。將安用君。二三子用我今日。否亦今日。共而從君。神之所福也。對曰。羣臣之願也。敢不唯命是聽。庚午。盟而入。館于伯子同氏。辛巳。朝于武宮。遂不臣者七人。周子有兄而無慧。不能辨菽麥。故不可立。二月乙酉朔。晉悼公卽位于朝。始命百官。施舍己責。逮鰥寡。振廢滯。匡乏困。救災患。禁淫慝。薄賦斂。宥罪戾。節器用。時用民。欲無犯時。使魏相。士魴。魏頡。趙武爲卿。荀家。荀會。欒黶。韓無忌。爲公族大夫。使訓卿之子弟。共儉孝弟。使士渥濁爲大傅。使修范武子之法。右行辛爲司空。使修士蔦之法。弁糾御戎。校正屬焉。使訓諸御知義。荀賓爲右。司士屬焉。使訓勇力之士。時使卿無共御。立軍尉以攝之。祁奚爲中軍尉。羊舌職佐之。魏絳爲司馬。張老爲候奄。鐸遏寇爲上軍尉。籍偃爲之司馬。使訓卒乘。親以聽命。程鄭爲乘馬。御六騶屬焉。使訓羣騶知禮。凡六官之長。皆民譽也。舉不失職。官不易方。爵不踰德。師不陵正。旅不偪師。民無謗言。所以復霸也。

【國語】既殺厲公，欒武子使知武子薨，恭子如周迎悼公。庚午，大夫逆於清原，公言於諸大夫曰：「孤始願不及此，孤之及此，天也。抑人之有元君，將稟命焉。若稟而棄之，是焚穀也。其稟不材，是穀不成也。穀之不成，孤之咎也。成而焚之，二三子之虐也。孤欲長處其願，出令將不敢不成，二三子爲令之不從，故求元君而訪焉。孤之不元，廢也。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？二三子之制也。若欲奉元以濟大義，將在今日。若欲暴虐以離百姓，反易民常，亦在今日。圖之進退，願由今日。」大夫對曰：「君鎮撫羣臣，而大庇廕之，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，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，敢不承業，乃盟而入。」辛巳，朝於武宮，定百事，立百官，育門子，選賢良，興舊族，出滯賞，畢故刑，赦囚繫，宥閒罪，薦積德，逮鰥寡，振廢淹，養老幼，恤孤疾。年過七十者，公親見之，稱曰：「王父。」王父不敢不承。二月乙酉，公卽位，使呂宣子佐下軍，曰：「邲之役，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，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，以免子羽。鄢之役，親厭楚王而敗楚師，以定晉國，而無後。其子孫不可不崇也。」使彘恭子將新軍，曰：「武子之季，文子之母弟也。武子宣法以定晉國，至於今是用。文子勤身以定諸侯，至於今是賴。夫二子之德，其可忘乎？故以彘季屏其宗，使令狐文子佐之。曰：『昔克潞之役，秦來圖敗晉功，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，親止杜回，其勳銘於景鐘。至於今不育，其子不可不興也。』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，使爲大傅。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，使爲司空。知欒糾之能御以蘇於政也，使爲戎御。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，使爲戎右。欒伯請公族大夫，公曰：「荀家惇惠，荀檜文敏，繫也果敢，無忌鎮。」

靖使茲四人者爲之。夫膏粱之性難正也。故使惇惠者教之。使文敏者道之。使果敢者諗之。使鎮靖者修之。惇惠者教之。則徧而不倦。文敏者道之。則婉而入。果敢者諗之。則過不隱。鎮靖者修之。則壹使。茲四人者。爲公族大夫。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。使爲元尉。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。使佐之。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。使爲元司馬。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。使爲元侯。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。使爲輿尉。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。使爲輿司馬。知程鄭端而不淫。且好諫而不隱也。使爲贊僕。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。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。且觀道逆者。呂宣子卒。公以趙文子爲文也。而能恤大事。使佐新軍。三年。公始合諸侯。四年。諸侯會於雞丘。於是乎布令結援。修好申盟而還。令狐文子卒。公乃以魏絳爲不犯。使佐新軍。使張老爲司馬。使范獻子爲候奄。公譽達於戎。五年。諸戎來請服。使魏莊子盟之。於是乎始復伯〔史記〕智營迎公子周來至絳。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。是爲悼公。悼公周者。其大父捷。晉襄公少子也。不得立。號爲桓叔。桓叔最愛。桓叔生惠伯談。談生悼公周。周之立。年十四矣。悼公曰。大父父皆不得立。而避難於周。客死焉。寡人自以疎遠。毋幾爲君。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。而惠立桓叔之後。賴宗廟大夫之靈。得奉晉祀。豈敢不戰戰乎。大夫其亦佐寡人。於是逐不臣者七人。修舊功。施德惠。收文公入時功臣後。

【左傳】公如晉朝嗣君也。公至自晉。晉范宣子來聘。且拜朝也。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。

襄公元年。

夏五月。

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。入其郛。敗其徒兵於洧上。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。以待晉師。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。焦夷及陳。晉侯衛侯次于戚。以爲之援。秋。楚子辛救鄭。侵宋。呂留。鄭子然侵宋。取犬丘。二年春。鄭師侵宋。楚令也。鄭成公疾。子駟請息肩於晉。公曰。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。非異人任。寡

人也。若背之，是棄力與言。其誰暱我？免寡人唯二三子。秋七月庚辰，鄭伯踰卒。於是子罕當國，子駟爲政。

子國爲司馬，晉師侵鄭。諸大夫欲從晉，子駟曰：「官命未改。」〔穀梁傳〕其曰衛甯殖，如是而稱于前事也。會于戚，謀鄭故也。孟獻

子曰：「請城虎牢以偪鄭。」知武子曰：「善。」鄆之會，吾子聞崔子之言，今不來矣。滕薛小邾之不至，皆齊故也。寡

君之憂，不唯鄭幣，將復于寡君而請於齊，得請而告，吾子之功也。若不得請，事將在齊。吾子之請，諸侯之

福也。豈唯寡君賴之？冬，復會于戚。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。知武子之言故也。遂城虎牢。鄭人

乃成。〔公羊傳〕虎牢者何？鄭之邑也。其言城之何？取之也。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？爲中國諱也。曷爲爲中國諱？諱伐喪也。曷爲不繫乎鄭？爲中國諱也。大夫無遂事，此其言遂何？歸惡乎大夫也。〔穀梁傳〕若言中國焉，內鄭也。

楚公子申爲右司馬，多受小國之賂，以偪子重子辛。楚人殺之。故書曰：「楚殺其大夫公子申。」三年晉

爲鄭服故。且欲修吳好，將合諸侯。使士匄告於齊曰：「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，不虞之不戒。寡君願與一二

兄弟相見，以謀不協。請君臨之，使匄乞盟。」齊侯欲勿許，而難爲不協，乃盟于郕外。祁奚請老，晉侯問嗣

焉。稱解狐，其讎也。將立之，而卒。又問焉。對曰：「午也可。」於是羊舌職死矣。晉侯曰：「孰可以代之？」對曰：「赤也可。」

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。羊舌赤佐之。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。稱其讎，不爲諂。立其子，不爲比。舉其偏，

不爲黨。商書曰：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。」其祁奚之謂矣。解狐得舉，祁午得位，伯華得官，建一官而三物成，能

舉善也。夫唯善，故能舉其類。詩云：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祁奚有焉。

【國語】祁奚辭於軍尉，公問焉。曰：「孰可？」對曰：「臣之子午可。」人有言曰：「擇臣莫若君，擇子莫若父。」午之少也，

婉以從令。游有鄉。處有所好。學而不戲。其壯也。彊志而用命。守業而不淫。其冠也。穌安而好敬。柔惠小物。而鎮定大事。有直質而無流心。非義不變。非上不舉。若臨大事。其可以賢於臣也。臣請薦所能擇。而君比義焉。公使祁午爲軍尉。沒平公軍無秕政。〔呂氏春秋〕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。南陽無令。其誰可而爲之。祁黃羊對曰。解狐可。平公曰。解狐非子之讎耶。對曰。君問可。非問臣之讎也。平公曰善。遂用之。國人稱善焉。居有閒。平公又問祁黃羊曰。國無尉。其誰可而爲之。對曰。午可。平公曰。午非子之子耶。對曰。君問可。非問臣之子也。平公曰善。又遂用之。國人稱善焉。孔子聞之。曰。善哉。祁黃羊之論也。外舉不避讎。內舉不避子。祁黃羊可謂公矣。○此前事之訛。

【左傳】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。己未同盟于雞澤。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。吳子不至。〔穀梁傳〕同者外楚也。楚子辛爲令尹。侵欲於小國。陳成公使袁僑如會。求成。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。秋。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。陳請服也。〔公羊傳〕其言如會何。後會也。曷爲殊及陳袁僑。爲其與袁僑盟也。〔穀梁傳〕如會。外乎會也。於會受命也。及。以及與之也。諸侯以爲可與。則與之。不可與。則釋之。諸侯盟。又大夫相與私盟。是大夫張也。故雞澤之會。諸侯始失正矣。大夫執國權。曰袁僑。異之也。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。魏絳戮其僕。晉侯怒。謂羊舌赤曰。合諸侯以爲榮也。揚干爲戮。何辱如之。必殺魏絳。無失也。對曰。絳無貳志。事君不辟難。有罪不逃刑。其將來辭。何辱命焉。言終。魏絳至。授僕人書。將伏劍。士魴張老止之。公讀其書曰。日君乏使。使臣斯司馬。臣聞師衆以順爲武。軍事有死無犯爲敬。君合諸侯。臣敢不敬。君師不武。執事不敬。罪莫大焉。臣懼其死。以及揚干。無所逃罪。不能致訓。至于用鉞。臣之罪重。敢有不從。以怒君心。請歸死於司寇。公跣而出。曰。寡人之言。親愛也。吾子之討。軍禮也。寡人有弟。弗能教訓。使干大命。寡人之過也。子無重寡人之過。

敢以爲請。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。反役與之禮食。使佐新軍。張老爲中軍司馬。士富爲候奄。

〔國語〕

四年。會諸侯於雞丘。魏絳爲中軍司馬。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。魏絳斬其僕。公謂羊舌赤曰。寡人屬諸侯。魏絳戮寡人之弟。爲我勿失。赤對曰。臣聞絳之志。有事不避難。有辜不避刑。其將來辭。言終。魏絳至。授僕人書而伏劍。士魴張老交止之。僕人控公。公讀書曰。臣誅於揚干。不忘其死。日君乏使。使臣狙中軍之司馬。臣聞師衆以順爲武。軍事有死無犯爲敬。君合諸侯。臣敢不敬。君不說。請死之。公跣而出。曰。寡人之言。兄弟之禮也。子之誅。軍旅之事也。請無重寡人之過。反役與之禮食。令之佐新軍。〔說苑〕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。其爲人不黨。治衆不亂。臨死不恐。晉侯以爲中軍尉。河曲之役。趙宣子之車于行。韓獻子戮其僕。人皆曰。韓獻子必死矣。其主朝昇之。而暮戮其僕。誰能待之。役罷。趙宣子觴大夫。爵三行。曰。二三子可以賀我。二三子曰。不知所賀。宣子曰。我言韓厥於君。言之而不當。必受其刑。今吾軍失次。而戮之僕。可謂不黨矣。是吾言當也。二三子再拜稽首。曰。不惟晉國適享之。乃唐叔是賴之。敢不再拜稽首乎。○此前事之訛。〔國語〕悼公使張老爲卿。辭曰。臣不如魏絳。夫絳之知能治大官。其仁可以利公室。不忘其勇。不疚於刑。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。若在卿位。外內必平。且雞丘之會。其官不犯而辭順。不可不賞也。公五命之。固辭。乃使爲司馬。使魏絳佐新軍。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。陳叛故也。許靈公事楚。不會于雞澤。冬。晉知武子帥師伐

許。四年春。楚師爲陳叛故。猶在繁陽。韓獻子患之。言於朝曰。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。唯知時也。今我易之難哉。三月。陳成公卒。楚人將伐陳。聞喪乃止。陳人不聽命。臧武仲聞之。曰。陳不服於楚。必亡大國。行禮焉而不服。在大猶有咎。而況小乎。夏。楚彭名侵陳。陳無禮故也。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。故陳人圍頓。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。因魏莊子。納虎豹之皮以請和。諸戎。晉侯曰。戎狄無親而貪。不如伐之。魏絳曰。諸侯新服。陳新來和。將觀於我。我德則睦。否則攜貳。勞師於戎。而楚伐陳。必弗能救。是棄陳也。諸華必叛。戎禽獸也。獲戎失華。無乃不可乎。夏訓有之。曰。有窮后羿。公曰。后羿何如。對曰。昔有夏之方衰也。后羿自鉏遷于窮石。因夏民以伐夏政。恃其射也。不修民事。而淫於原獸。棄武羅。伯因。熊髡。尨圉。而用寒浞。

寒浞、伯明氏之讒子弟也。伯明后寒棄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爲己相。浞行媚于內，而施賂于外，愚弄其民，而虞羿于田，樹之詐慝，以取其國家。外內咸服，羿猶不悛，將歸自田，家衆殺而亨之，以食其子。其子不忍食諸，死于窮門。靡奔有鬲氏，浞因羿室，生澆及豷，恃其讒慝詐僞，而不德於民，使澆用師，滅斟灌及斟尋氏，處澆于過，處豷于戈。靡自有鬲氏，收二國之燼，以滅浞而立少康。少康滅澆于過，后杼滅豷于戈。有窮由是遂亡，失人故也。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，命百官官箴王闕，于虞人之箴曰：「芒芒禹迹，畫爲九州，經啓九道，民有寢廟，獸有茂草，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，在帝夷羿，冒于原獸，忘其國恤，而思其麇牝，武不可重用，不恢於夏家，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。」虞箴如是，可不懲乎？於是晉侯好田，故魏絳及之。公曰：「然則莫如和戎乎？」對曰：「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荐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，一也；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；戎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威懷，三也；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，四也；鑒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遠至邇安，五也。君其圖之。」公說，使魏絳盟諸戎，修民事，田以時。〔國語〕五年，無終子嘉父，使孟樂因魏莊子，納虎豹之皮以獻諸戎。公曰：『戎翟無親而好得，不若伐之。』魏絳曰：『勞師於戎而失諸華，雖有功，猶得獸而失人也。安用之？且夫戎翟荐處，貴貨而易土，與之貨而獲其土，其利一也；邊鄙耕農不敵，其利二也；戎翟事晉，四鄰莫不震動，其利三也；君其圖之。』公說，故使魏絳撫諸戎，於是乎遂伯。

楚人討陳叛故，曰：「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，乃殺之。」書曰：「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，貪也。」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，詩曰：「周道挺挺，我心局局，講事不令，集人來定，己則無信，而殺人以逞，不亦難乎？」夏書曰：「成允成功。」九月丙午，盟於戚，會吳，且命戍陳也。〔公羊傳〕吳何以稱人？吳鄆人云：『則不辭，執戍之。』諸侯戍之，曷爲不言諸侯戍之？離至，不可得而序，故言我也。〔穀梁傳〕內辭也。楚子

囊爲令尹。范宣子曰：我喪陳矣。楚人討貳而立子囊。必改行而疾討陳。陳近於楚。民朝夕急。能無往乎？有

陳。非吾事也。無之而後可。冬，諸侯戍陳。子囊伐陳。十一月甲午，會于城棣以救之。〔穀梁傳〕善七年。冬十

月，晉韓獻子告老。公族穆子有廢疾，將立之。辭曰：詩曰：豈不夙夜？謂行多露。又曰：弗躬弗親，庶民弗信。無

忌不才，讓其可乎？請立起也。與田蘇游而曰：好仁。詩曰：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恤民爲

德，正直爲正，正曲爲直，參和爲仁。如是則神聽之，介福降之，立之不亦可乎？庚戌，使宣子朝。遂老。晉侯謂

韓無忌仁，使掌公族大夫。〔國語〕韓獻子老，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。辭曰：厲公之亂，無忌備公族，不能死。臣聞之

君朝以忝韓宗，請退也。固辭不立。悼公聞之，曰：難雖不能死君，而能讓，不可不賞也。使掌公族大夫。楚子囊圍陳，會于鄆以救之。陳人患楚，慶虎、慶寅謂

楚人曰：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。楚人從之。二慶使告陳侯于會，曰：楚人執公子黃矣。君若不來，羣臣不忍

社稷宗廟，懼有二圖。陳侯逃歸。〔穀梁傳〕以其去諸侯，故逃之。八年春，公如晉朝，且聽朝聘之數。庚寅，鄭子國子耳

侵蔡，獲蔡司馬公子燮。鄭人皆喜。唯子產不順，曰：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，禍莫大焉。楚人來討，能勿從乎？

從之。晉師必至。晉楚伐鄭，自今鄭國不四五年，弗得寧矣。子國怒之，曰：爾何知？國有大命而有正卿，童子

言焉，將爲戮矣。〔公羊傳〕比侵也。其言獲何？侵而言獲者，適得之也。〔穀梁傳〕人微者也。侵淺事也。而獲公

獨忠於主。主賢明，能聽汝，不明，將不汝聽。聽與不聽，未可必知。而五月甲辰，會於邢丘，以命朝聘之數。

汝已離於羣臣，離於羣臣，則必危汝身矣。非徒危己也，又且危父矣。使諸侯之大夫聽命。季孫宿、齊高厚、宋向戌、衛甯殖、邾大夫會之。鄭伯獻捷于會，故親聽命。大夫不書，尊

晉侯也。

〔穀梁傳〕見魯之失正也。公在而大夫會也。

冬。楚子囊伐鄭。討其侵蔡也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。子孔子蟠子展欲待

晉。子駟曰。周詩有之曰。俟河之清。人壽幾何。兆云詢多。職競作羅。謀之多族。民之多違。事滋無成。民急矣。姑從楚。以紓吾民。晉師至。吾又從之。敬其幣帛。以待來者。小國之道也。犧牲玉帛。待於二竟。以待彊者。而庇民焉。寇不爲害。民不罷病。不亦可乎。子展曰。小所以事大。信也。小國無信。兵亂日至。亡無日矣。五會之信。今將背之。雖楚救我。將安用之。親我無成。鄙我是欲。不可從也。不如待晉。晉君方明。四軍無闕。八卿和睦。必不棄鄭。楚師遼遠。糧食將盡。必將速歸。何患焉。舍之聞之。杖莫如信。完守以老楚。杖信以待晉。不亦可乎。子駟曰。詩云。謀夫孔多。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。誰敢執其咎。如匪行邁謀。是用不得于道。請從楚。駢也受其咎。乃及楚平。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。君命敝邑。修而車賦。敝而師徒。以討亂略。蔡人不從。敝邑之人不敢寧處。悉索敝賦。以討于蔡。獲司馬燮。獻于邢丘。今楚來討曰。女何故稱兵于蔡。焚我郊保。馮陵我城。郭敝邑之衆。夫婦男女。不遑啓處。以相救也。翦焉傾覆。無所控告。民死亡者。非其父兄。卽其子弟。夫人愁痛。不知所庇。民知窮困。而受盟于楚。孤也與其二三臣。不能禁止。不敢不告知。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。君有楚命。亦不使一介行李。告于寡君。而卽安於楚。君之所欲也。誰敢違君。寡君將帥諸侯。以見於城下。唯君圖之。晉范宣子來聘。且拜公之辱。告將用師于鄭。公享之。宣子賦。標有梅。季武子曰。誰敢哉。今譬於草木。寡君在君。君之臭味也。歡以承命。何時之有。武子賦。角弓。賓將出。武子賦。彤弓。宣子曰。城濮之役。

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。受彤弓于襄王。以爲子孫藏。句也。先君守官之嗣也。敢不承命。君子以爲知禮。

九年

夏季武子如晉。報宣子之聘也。冬十月。諸侯伐鄭。庚午。季武子、齊崔杼、宋皇郈、從荀偃、士匄、門

于鄆門。衛北宮括、曹人、邾人、從荀偃、韓起。門于師之梁。滕人、薛人、從欒黶、士魴。門于北門。杞人、鄆人、從趙武、魏絳。斬行栗。甲戌。師于汜。令於諸侯曰。修器備。盛餼糧。歸老幼。居疾于虎牢。肆眚。圍鄭。鄭人恐。乃行成。中行獻子曰。遂圍之。以待楚人之救也。而與之戰。不然。無成。知武子曰。許之盟。而還師。以敝楚人。吾三分四軍。與諸侯之銳。以逆來者。於我未病。楚不能矣。猶愈于戰。暴骨以逞。不可以爭。大勞未艾。君子勞心。小人勞力。先王之制也。諸侯皆不欲戰。乃許鄭成。十一月己亥。同盟于戲。鄭服也。將盟。鄭六卿。公子騂、公子發、公子嘉、公孫輒、公孫蠆、公孫舍之。及其大夫。門子。皆從鄭伯。晉士莊子爲載書。曰。自今日旣盟之後。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。而或有異志者。有如此盟。公子騂趨進曰。天禍鄭國。使介居二大國之間。大國不加德音。而亂以要之。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。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。夫婦辛苦墊隘。無所底告。自今日旣盟之後。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。可以庇民者。是從。而敢有異志者。亦如之。荀偃曰。改載書。公孫舍之曰。昭大神要言焉。若可改也。大國亦可叛也。知武子謂獻子曰。我實不德。而要人以盟。豈禮也哉。非禮何以主盟。姑盟而退。修德息師而來。終必獲鄭。何必今日。我之不德。民將棄我。豈唯鄭。若能休和。遠人將至。何恃於鄭。乃盟而還。晉人不得志於鄭。以諸侯復伐之。十二月癸亥。門其三門。閏月戊寅。濟于陰阪。侵鄭。次於

陰口而還。子孔曰：「晉師可擊也。師老而勞，且有歸志，必大克之。」子展曰：「不可。」

〔穀梁傳〕不異言鄭。善得鄭也。不致。恥不能據鄭也。

楚子伐鄭，子駟將及楚平。子孔子矯曰：「與大國盟，口血未乾，而背之可乎？」子駟子展曰：「吾盟固云：『唯彊是從。』今楚師至，晉不我救，則楚彊矣。盟誓之言，豈敢背之？且要盟無質，神弗臨也。所臨唯信，信者言之瑞也。善之主也。是故臨之，明神不蠲要盟，背之可也。乃及楚平，公子罷戎入盟，同盟于中分。楚莊夫人卒，王未能定鄭而歸。晉侯歸，謀所以息民，魏絳請施舍，輸積聚以貸，自公以下，苟有積者，盡出之。國無滯積，亦無困人，公無禁利，亦無貪民，所以幣更賓，以特牲器用不作，車服從給，行之期年，國乃有節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。」
十年夏四月戊午，會于柤。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，而封宋向戌焉。荀偃曰：「城小而固，勝之不武，弗勝爲笑。」固請丙寅圍之。弗克。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，偃陽人啓門，諸侯之士門焉。縣門發，聊人紇抉之，以出門者。狄虓彌建大車之輪，而蒙之以甲，以爲櫓，左執之，右拔戟，以成一隊。孟獻子曰：「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。」主人縣布堇父登之，及堞而絕之隊，而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，主人辭焉，乃退，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。諸侯之師久於偃陽。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：「水潦將降，懼不能歸，請班師。」知伯怒，投之以杙，出於其閒曰：「女成二事而後告余，余恐亂命，以不女違。」女旣勤君而興諸侯，牽帥老夫，以至于此，旣無武守，而又欲易余罪，曰：『是實班師，不然克矣。』余羸老也，可重任乎？七日不克，必爾乎取之。」五月庚寅，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，親受矢石。甲午，滅之。書曰：「遂滅偃陽。」言自會也。以與向戌，向戌辭曰：「君若猶辱鎮撫宋國，而

以偪陽光啓寡君。羣臣安矣。其何貺如之。若專賜臣。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。其何罪大焉。敢以死請。乃予宋公。宋公享晉侯於楚丘。請以桑林。荀偃辭。荀偃士句曰。諸侯宋魯於是觀禮。魯有禘樂。賓祭用之。宋以桑林享君。不亦可乎。舞師題以旌夏。晉侯懼而退。入于房。去旌卒享而還。及著雍。疾。卜桑林見。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。荀偃不可曰。我辭禮矣。彼則以之。猶有鬼神。於彼加之。晉侯有閒。以偪陽子歸。獻于武宮。謂之夷俘。偪陽。妖姓也。使周内史選其族嗣。納諸霍人。禮也。師歸。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。生秦丕茲。事仲尼。【穀梁傳】遂直遂也。其曰遂何。不以中國從夷狄也。會夷狄不致。惡事不致。此其致何也。存中國也。中國有善事。則并焉。無善事。則異之。存之也。汲鄭伯。逃歸陳侯。致祖之會。存中國也。

【左傳】六月。楚子囊。鄭子耳伐宋。師于訾母。庚午。圍宋。門于桐門。衛侯救宋。師于襄牛。鄭子展曰。必伐衛。不然。是不與楚也。得罪于晉。又得罪于楚。國將若之何。子駟曰。國病矣。子展曰。得罪于二大國。必亡。病不猶愈于亡乎。諸大夫皆以爲然。故鄭皇耳帥師侵衛。楚令也。孫文子卜追之。獻兆于定姜。姜氏問繇。曰。兆如山陵。有夫出征。而喪其雄。姜氏曰。征者喪雄。禦寇之利也。大夫圖之。衛人追之。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。秋七月。楚子囊。鄭子耳侵我西鄙。還。圍蕭。八月丙寅。克之。九月。子耳侵宋北鄙。孟獻子曰。鄭其有災乎。師競已甚。周猶不堪競。況鄭乎。有災。其執政之三士乎。諸侯伐鄭。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。故長於滕。己酉。師于牛首。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。晉師城梧及制。士魴魏絳戍之。書曰。戍鄭虎牢。非鄭地也。言

將歸焉。鄭及晉平。楚子囊救鄭。十一月。諸侯之師還鄭而南。至于陽陵。楚師不退。知武子欲退。曰。今我逃。楚楚必驕。驕則可與戰矣。欒黶曰。逃楚。晉之恥也。合諸侯以益恥。不如死。我將獨進。師遂進。己亥。與楚師夾潁而軍。子矯曰。諸侯既有成行。必不戰矣。從之。將退。不從。亦退。退。楚必圍我。猶將退也。不如從楚。亦以退之。宵涉潁。與楚人盟。欒黶欲伐鄭師。荀偃不可。曰。我實不能禦楚。又不能庇鄭。鄭何罪。不如致怨焉。而還。今伐其師。楚必救之。戰而不克。爲諸侯笑。克不可命。不如還也。丁未。諸侯之師還。侵鄭北鄙而歸。楚人亦還。〔公羊傳〕執戍之。諸侯戍之。曷爲不言諸侯戍之。離至。不可得而序。故言我也。諸侯已取之矣。曷爲繫之鄭。諸侯莫之主有。故反繫之鄭。〔穀梁傳〕其曰鄭虎牢。決鄭乎虎牢也。年。十一。鄭人患晉楚之故。諸大夫曰。不從晉。國幾亡。楚弱於晉。晉不吾疾也。晉疾。楚將辟之。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。楚弗敢敵。而後可固與也。子展曰。與宋爲惡。諸侯必至。吾從之盟。楚師至。吾又從之。則晉怒甚矣。晉能驟來。楚將不能。吾乃固與晉。大夫說之。使疆場之司惡於宋。宋向戌侵鄭。大獲。子展曰。師而伐宋可矣。若我伐宋。諸侯之伐我必疾。吾乃聽命焉。且告於楚。楚師至。吾又與之盟。而重賂晉師。乃免矣。夏。鄭子展侵宋。四。月。諸侯伐鄭。己亥。齊大子光。宋向戌。先至于鄭。門于東門。其莫。晉荀偃至于西郊。東侵舊許。衛孫林父侵其北鄙。六月。諸侯會于北林。師于向。右還。次于瑣。圍鄭。觀兵于南門。西濟于濟隧。鄭人懼。乃行成。秋七月。同盟于亳。范宣子曰。不慎。必失諸侯。諸侯道敵而無成。能無貳乎。乃盟。載書曰。凡我同盟。毋蕞。年。毋壅利。毋保姦。毋畱。罔。救災患。恤禍亂。同好惡。獎王室。或聞茲命。司慎司盟。名山名川。羣神羣祀。先王先公。七姓。